



责编/任波 美编/吴志立 校读/刘芳

听母亲说,我小时候拿起笔来就能把字写得横平竖直,听她的口气,按照小学生的标准,写得还不错。中学和大学期间,我的字不太美观,但比较清楚,因为没有影响学业,一直没有专门练过字。

走上工作岗位,当了小领导,发现同事和下属中有的字写得非常漂亮,产生了压力,练过两次字。一次是在休假期间,买了一本庞中华字帖,一笔一画,一个字一个字地练了一个月。休假结束,恰逢单位组织书法绘画比赛,就在田字格里临摹了一首八言古诗,竟然贴上展板展出了。后来,因为用电脑写文件多,手写文件少,就没有坚持练字,不久,又恢复了“不太美观,只是清楚”的情况。

第二次练字,是有一段时间,我们夫妻两地分居,我过着“一人吃饱,全家不饿”的生活,业余时间比较宽裕。于是又想起了练字,每天练字不少于两小时,三个月后,引来同事围观,大家纷纷议论,“写得真好”“和打印的一样”……后来,转业回到地方工作,从事文字材料写作工作,又过起了与电脑面对面的生活。没有坚持练字,两年后,还是“山河依旧”。

练字与练心

王志堂

昨天晚上,父亲突然找到我,让我帮忙誊写一份证明材料。接到任务,我既高兴又担忧。高兴的是,父亲70多岁了,几乎从来没有请我帮过忙,我虽然45岁了,但在父母面前,还感觉自己是个孩子,依然有点“我行我素”;很多时候,是父母在照顾着我,而我照顾父母极少,今天能够帮父亲一点小忙,自然非常高兴。担忧的是,我的“作品”父亲会不会满意?我的写字水平会不会漏底了?到时候让父亲看到了我的真实水平,是不是会失望?怀着兴奋与忐忑,我走进书房,关起门,准备纸,提起了笔,又马上陷入思考:怎样才能让父亲满意,或者相对满意?

家里只有白纸,我想首先要解决的是每行字的水平问题。就用尺子画了线条当格子,然后,把格子纸放在下面,上面蒙一张白纸,在白纸上写,这样写完之后,竟然发现,每一行都很直。其次要解决字大小一致的问题,我就把笔画多的字写紧凑一点,笔画少的字写开阔一点,这样竟然解决了大小一致的问题。

写字期间,一笔一画,迅速让手“热”起来,不在意具体每一个字的美与丑,认认真真地完成了一幅楷书作品。自己看了一下,还比较满意,就双手交给了父亲。

父亲拿到“作品”,举高着看了一小会儿,笑了。说,可以。然后就盖了手印拍了照,用微信发了出去。虽然我自知有个别字写得不好,但总体上工整,也算光荣完成了任务。

我回到书房干自己的事情去了。过了一會兒,父亲拿着一本字帖走进来,对我说,有空的话练一练字。我嗯了一声,收下字帖,但没有打开过。

们喜欢胜迹留名的原因。若自己名气不够,就借彰显古贤的名义,顺便留下自己的名字。这种现象,凡江山胜迹地,皆有。

“山径晚红舒,五百天桃新种得;峡云深翠滴,一双驯鹤待笼来。”此联由罗典所撰,程颂万修改后,将它刻在爱晚亭。“放鹤”二字,意在破开联意。意思是说,鹤可笼可放,给它需要的自由,彼此才不会相看两厌。楹联与石刻是一个整体,其实不好分开。如今虽然分开了,所幸隔得不远,回眸可见。

石刻能保存至今,是湖大校长李达对历史的尊重。不过那年却是一个敏感年,辛亥革命即将爆发,程氏还在用宣统年号,这可能是中国漫长封建王朝最后一块文化石刻。从这点来说,它的历史意义就有些重大了。

亭虽茅盖,但六柱方正,攒顶翘角,简朴却不丑陋,与青木、流泉、岚岚似乎更为融洽,与别的山中建筑相比,仿佛它才是自然生长的山林之子。人们探幽访胜,本是厌倦了都市繁华,想好山好水,一亲芳泽,若林间建筑过于华美,反倒难求返璞归真旨趣,还不如躺在城市的高楼大厦吹空调的好。

或许正因如此,这座毫不起眼的亭子,才会入我梦境?倚着亭中围椅,静静欣赏这笨拙的字,平淡的诗,想想山中古人的慢生活,心中自会泛起悠然来。这时若有凉风吹过,没来由就会觉得人间一切美好,莫过如此。好简单的满足呢。

看来苏氏那种“浩浩乎如冯虚御风,飘飘乎如遗世独立”的玄妙感觉,并非一定要在佳时仙境,才能悠然心会。就在这平常的清幽地,临风听泉,心灵也会如一枚雨后舒展的树叶,雨露欲滴,绿意闪亮,生机盎然。其中妙处,非亲自体会,难与旁人分说呢。

放鹤亭与爱晚亭,两者气质迥异。爱晚亭一年四季很是热闹,游客不管男女老少,都无缘无故开心,莫名其妙兴奋,每一张脸,都绽放盛世欢颜。大家呼朋引伴,豪情满怀。各种摆拍,动感十足。每个人似乎都染上了“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”的少年意气。或许这就是沉浸式游玩吧?毕竟那里曾是伟人擘画中国未来的地方。只要靠近,就能激发身体内的热血磁场。

相对爱晚亭的喧闹,记忆中的放鹤亭,似乎一直处在静默状态?不能称之为冷清,每次去放鹤亭,游客并不少,只是都很安静,神态安详。独自静坐者,像不沾尘世因果的高人。互相依偎者,如食花饮露的仙侣。他们没有惹人不适的亲昵动作,简简单单的肩并肩,背靠背,就淡然红尘无数人。

也有三五成群者,在桥那边,还欢声笑语的,过了桥,就弱了声音,减了言语,敛了笑容,自觉融入清冷氛围。他们依次进入亭中,怯生生环顾周遭,细声细语点评几句,不待另一拨人进来,就悄悄撤离了。围栏冥坐者,似乎没受到半点惊扰。

这种清幽气氛,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?是不是每座亭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场域呢?只要靠近,潜意识就会受到影响?

黄昏人散,归鸟噪鸣,放鹤亭更显幽静。我闭上眼睛,意犹丹田,十几分钟后,我突然睁眼,只觉一股清明之气,直贯头顶,意念顿时通达,元气满身复活。这时抬步下山,我像变了一个人。

放鹤亭

青木岚霭中的自然之子

谢宗玉

有一张照片,不知拍自清晨还是黄昏,四周景物冥暗,一缕阳光斜照下来,笼罩放鹤亭的亭中石墩,像一盏灯。一位衣着朴素的老者坐在一旁,半睁眼睛,就着这线亮光,安静读书。很日常的画面,不知为何,里面竟仿佛藏着一丝神韵。

现在来到岳麓山清风峡,对照实景,想想照片的情形,无论如何,阳光也绕不过周边景物,独照“放鹤”石墩……

盛世繁华,岳麓山建筑越来越精致了,放鹤亭的独特处,可能就在于它的拙陋,这应该是岳麓山唯一的茅盖了?风吹雨打,茅蓬腐朽,如今成了草籽的天堂。日暖雨足,亭盖绿草茵茵,一派春意盎然,既让人稀奇,又让人感慨。

放鹤亭也叫枫林亭,与爱晚亭一溪相隔。这座亭子算是爱晚亭的衍生品,原本是没有的。1949年以后,爱晚亭重修,要将毛主席等革命家作为呈现主体,就将“放鹤”石墩从亭中移出来,另外安置,这才有了放鹤亭。

“放鹤”石刻,也叫“二南”诗刻,是宣统三年(1911年),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那年,由湖南高等学堂监督程颂万先生所刻。所谓“二南”,是指南宋张南轩与清代钱南园,南轩是岳麓书院山长张栻的号,南园是湖南学政钱沅的号。

两个人物,中间隔着六百年光阴,本身没有任何关联。唯一相同的,是他们都曾为书院作出过贡献。不过张栻对书院影响深远,而钱沅作用于书院的功力,很是一般。这样的人物,在岳麓书院史上比比皆是。

程氏万里挑一选中他,并将他比肩张栻,纯属一厢情愿。钱沅是书法大家,程氏也酷爱书法,大概这才是他另眼相待的原因?当然,钱沅身为太子太保、吏部尚书,在旧时人物看来,也不算辱没了张栻。

石墩的侧面刻有张栻的《憩清风峡》:“扶疏古木矗危梯,开始知经几掇提。还有石桥容客坐,仰看兰若与云齐。风生阴壑方鸣籁,日烈尘寰正望霓。从此上山君努力,瘦藤今日得同携。”

还有钱沅的《九日岳麓山》:“雨歇江平政亦闲,相寻故事一登山。红黄菊菊有深味,碧润丹崖俱净颜。北海碑看落照里,南轩座接清风间。归欤且住穷幽兴,细数林鸦几队还。”

两首旅游诗即景抒情,中规中矩,无惊无喜。说实话,都算不得什么佳作。石墩顶面无字,两首诗占了三个侧面。另一侧面则刻着“放鹤”二字,并用小楷交代了诗刻时间与人物关联,目的是“以永嘉游”。就是说,这墩石刻只是将这些人物在岳麓山的美好时光,永久地铭刻下来。

自然,程氏也有展示自己书法的意思。字端是好字,笨拙中有憨趣,庄重中见雅致,欧风颜骨,自是佳品。程氏的目显然达成,若没有这墩石刻,以及爱晚亭柱联,如今有几个人会知道程氏是一个书法家呢,更莫说欣赏他的书法作品了。现在有了这墩石刻,有心人时不时就会百度一下,将他从光阴深处打捞出来。这也是人



杨杉 供图

春夏一起美丽

春天来了,又将回去它还在留恋
水灵灵的故土
和绿叶上的露珠
与花朵散发的芬芳

夏风用柔情的纤手
在向春天致敬
表达心中的爱意
但不会多说
它已经在孕育灿烂

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,从水中捞起的
那盘碎玉
在自由地编织
晶莹的梦幻

大地微笑着面对青山
悄悄与禾苗低语
我曾经的情人回来了
她更加妩媚多姿
我想,自己也应如是



就飞……

彭家湾太小了,小到一口风堵住了,就让我有出不去的感觉。这么小的彭家湾,又有什么鸟事可谈呢?

近来,只有戴胜鸟,它们将村东的消息带到村西,又将村南的种子带到村北。村子里的事物就是这样开始动荡的,就像上清江上的波浪一样,一阵风吹来,整个彭家湾就都荡漾了。

彭家湾的戴胜鸟

余海燕

人事浮动,谁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鸟事踪影,鸟只要还有影子在掠动,它们就是幸福的,它们背朝大树,永远不用担心粮仓与粮食,也不用担心心情与情事。

戴胜与彭家湾的往来并不频繁,常常是一个月来几次,像走亲戚一样。前年来彭家湾走动的有3只戴胜。去年冰灾后,前半个春天,戴胜就全部隐遁了。我一直在彭家湾溜达,目光总会朝戴胜平日里喜欢的地方瞧瞧,希望能与它们不期而遇,令它们就像遇到亲戚一样,目光中流露那一刹那的惊喜。

从昨天起,我才看到有一只戴胜鸟站在麻石雕成的狗食盆边沿,趁着黑虎与妞妞不在,啄食它们的饭。啄一粒抬头左右张望,再啄一粒又左右张望,直到黑虎扑过来护食,它才不急不缓跑到草地上,发出几声讥讽的笑。它笑黑虎奔驰的速度再怎么快,也比不上自己用翅膀稍微振动几下。狗还没长大,还是个孩童,哪里比得上一只戴胜的老奸巨猾呢!

可戴胜的另外两个伙伴,这个春天却不见了踪影,鸟再怎么比狗滑头,也不过只是鸟而已。彭家湾进驻的热感红外线瞄准器,可不是什么善类,据说能将夜里它们的骨架都看得清清楚楚,只要它们瞄准了,鸟就再也没有了鸟事。好在人们不愿再伤害鸟类,戴胜鸟还可以一年一年再回彭家湾。

使用公筷公勺 促进餐桌文明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——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——

